

#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新唐书》中陆羽形象探讨

科目编号：ULSZ3094

学生姓名：梁凯琍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余曆雄老师

呈交日期：2016年11月18日

本论文为获取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 目次

《新唐书》中陆羽形象探讨.....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言.....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
第二节 前人研究结果.....	2
第三节 论文构思.....	3
第四节 研究资料.....	4
第二章 《陆文学自传》的自我定位.....	5
第一节 陆羽的经历与身份转变.....	5
第二节 陆羽与茶文化渊源.....	8
第三章 《新唐书》的立传与评传.....	11
第一节 《新唐书·陆羽传》的史料取材.....	11
第二节 《新唐书·陆羽传》的褒贬讨论.....	15
第四章 陆羽与唐宋隐逸文化.....	19
第一节 陆羽自我形象的确立与影响.....	19
第二节 唐宋世人的改革与接受.....	21
结语.....	25

参考书目.....	26
一、古人典籍.....	26
二、今人论著.....	27
三、期刊论文.....	28
四、学位论文.....	29
附录.....	30

# 《新唐书》中陆羽形象探讨

##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姓名：梁凯琍

学号：13ALB01175

日期：2016年11月18日

## 摘要

陆羽乃大历时期文人，其形象延《茶经》问世以后，便与茶文化紧紧联系。陆羽的详细资料有其自传《陆文学自传》和传记一篇收录在《新唐书·隐逸传》。此文将以《新唐书·隐逸传·陆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其形象。《新唐书》史料取材多摘自《陆文学自传》，自传深刻记载了陆羽的身份转变，本是孤儿后来从僧侣的身份逐渐变成隐者的阶段；而欧阳修、宋祁撰的《新唐书》则注重陆羽对茶文化的贡献，还增设《茶经》问世的影响。本文将探讨《新唐书》的史料取材及其对陆羽的褒贬讨论。再以《陆文学自传》及《新唐书》里陆羽的自我定位探讨后人对其形象的改革与接受。《新唐书》接纳陆羽茶神的地位，显示出宋人对陆羽《茶经》的成就的认可。

**【关键词】：** 陆羽 《新唐书》 形象 隐逸

## 致谢

大学的经历让我渐渐开拓视野，不管在文化、历史、语言上都使我眼前一亮。在思考论文范围时，我会想尝试一些平时课业上所未能接触到像文化这一层面的研究。在此感谢我的论文导师余曆雄老师的指点，是他的分析和从旁指点让我从我想要研究的领域找到方向感。他亦让我明白，如何将学术层面与文化结合使我的研究不只局限于一面。虽然在设定论文内容上会有些困难，但是老师不止引导我，还将如何寻找有关资料的方式教导于我。这使我在面对困难时都能一一解答。

接着，在此我要感谢父母的栽培。幼时父母的付出及细心教导，让我有能力独立完成学业及论文。父母对我的信心与放心，让我有动力去面对在完成论文时所面对的压力与困境。他们都明白在完成论文时，我需要空间思考。因此他们都非常尊重，并且不会打扰我。在查找资料方面，偶尔会需要到不同书店及图书馆查找资料。父母体贴地载送，让我非常感恩。完成论文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没有头绪的时候，感谢朋友们的陪伴与安慰，让我可以顺利地完成。对于大家对我完成论文过程时的体谅，我再次对他们说声感激不尽。

## 第一章 绪言

余悦《中国茶韵》把唐宋茶文化交替的现象称为“承上启下”。承上启下指宋朝不止继承了唐朝时期茶文化的精神层面，且渗入日常生活和礼仪当中。唐宋在茶文化会呈现此现象原因在于陆羽《茶经》的问世，成为饮茶风俗的标志，为后来的茶文化建立了相对成熟的体系。作者陆羽连带其文学成就成为学者的研究对象。本论文主要以《新唐书》作为研究对象，以史学的角度探讨陆羽形象的确立与后世的影响。

### 第一节 研究动机

陆羽是大历时期文人，大历即是处在开天与元和的时期之间，他生长在开元盛世度过了安史之乱的阶段。其作品有《四悲诗》、《天之未明赋》、《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湖州刺史记》一卷、《茶经》三卷、《占梦》上中下三卷等，都在自传里详细列明。众多作品当中，大多已亡佚，只有《茶经》流闻名于世。《茶经》问世不仅丰富了茶文化，还为后世提供完整的理论体系。故许多学者多以茶文化的层面探讨陆羽，以至于后人对陆羽的印象停留在《茶经》。

陆羽是位值得研究的对象，在历史长河中他除了以文人、茶神的形象闻名，在史书里还被列入隐逸传。为此，陆羽多重形象加上多数学者都选择以单一的层面进行研究，就成为本文研究的焦点。本文将尝试从不同方向探讨陆羽形象的可能性，并结合史官记载的观点探讨陆羽在由唐到宋的定位。因此，史官在撰写所赛选材料，会间接影响陆羽在后世的形象。本论题和学术价值的即在于

分析陆羽形象的确立与影响、唐宋人对其形象的改革，好让后世了解陆羽形象的变化。

## 第二节 前人研究结果

目前研究陆羽的学者，较少以陆羽的身份定位着手研究，多从《茶经》入手。普遍是以史料作为考察生平事迹，结合撰《茶经》成就。像是尤聪<漫谈唐代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今传媒 2013 年，页 129-130）；钱时霖：<《陆文学自传》真伪考辨>，（《茶叶机械杂志》2000 年第期，页 28-31）等。从自传文学研究《陆文学自传》有《中国的自传文学》。

关于陆羽与茶文化的书甚多，如刘学君著：《文人与茶》、少林木子著：《悠香古韵茶典故》、刘昭瑞《中国古代饮茶艺术》等等。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唯见关剑平<唐代饮茶生活的文化身份---隐逸>提及陆羽隐逸的形象。关剑平研究的范围不以《新唐书·隐逸传》和《陆文学自传》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范围有别于本文，但亦可作为本文的辅助资料。

面对当前的研究情况，本文面对文献资料较少的问题，尤其在探究陆羽隐逸形象里。纵观以上前人研究，以《新唐书·隐逸传》的视角切入陆羽的形象成果较少。史学方面的研究多以考证、引用史料的记载看陆羽。前人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新的线索，即以研究史料的取材方式看出资料的准确性，再以陆羽被《新唐书》列入隐逸的视角探讨其为何被列入当中。本文选题的切入点整理出新的研究脉络、新的观点。这让学者在多方面考量陆羽的形象定位，并且了解到后人怎么看待陆羽这位文人。

### 第三节 论文构思

陆羽的资料可从《陆文学自传》、《唐国史补》、《因话录》、《新唐书》及《唐才子传》里考察<sup>1</sup>。现存陆羽较完整的传记是《新唐书·隐逸传》，内容多取自自传。两者的差别在于自传强调陆羽二十九岁前的生活，他的经历让他由一个孤儿逐渐成为文人；《新唐书》则是照抄自传，没有在二十九岁后经历有所发挥，注重的是《茶经》出世对茶文化兴盛做出的贡献。本文以唐代著名的茶神——陆羽为对象，探讨其在《新唐书·隐逸传》的形象。论文题目命为《新唐书》中陆羽的形象探讨，故以《新唐书》所记载的陆羽来作为范围及研究成果。论文以文献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史书的记载及学者研究其文献资料作为主要参考资料。

第二章叙述《陆文学自传》的自我定位，即他的生平主要可分为四个阶段论述：孤儿、伶人、士人及隐者。从中可以看出，陆羽在身份转变的同时渐渐清楚属于自己的定位。他流露出的情感、性情，都隐晦地表露出隐者的特点，不难发现这是《新唐书》将其列入隐逸传的缘故。除了身份的转变，自传亦有列出陆羽的作品，只是多数亡佚剩下《茶经》。后人也就其著作给予极高评价，陆羽与茶文化的渊源就成为需要探究的部分。陆羽成功撰写《茶经》的原因有两点：寺院茶文化的影响及结交对茶艺颇有研究的皎然。

第三章以分析《新唐书·隐逸传》为主，分为史料取材和褒贬讨论。史料取材是针对史官采取了哪些资料整理出陆羽传，如《陆文学自传》、《唐国史补》、《因话录》、《封氏见闻记》等。褒贬讨论的部分是根据《新唐书·隐

---

<sup>1</sup>陆羽资料收录在刘学君《文人与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53）茶道篇写道，共有四种资料。笔者赞同刘学君考察陆羽资料的范围，但是《因话录》也有记载陆羽的生平事迹，且在研究陆羽的多数都会使用《因话录》。如蒋寅《大历诗人研究》、刘昭《中国古代饮茶艺术》等。因此，笔者把《因话录》列入考察陆羽的范围内。

逸传》序的标准分析陆羽被纳入隐逸传的要求，再与《旧唐书·隐逸传》序作为支撑陆羽隐逸风的论点。第四章专注在陆羽的形象确立与影响，陆羽形象确立始于自传。到了《茶经》出现，后人的关注都转至茶文化上贡献，加上唐宋世人对其形象的改革让陆羽神化，从文人变成茶神。

#### 第四节 研究资料

陆羽形象的讨论，主要涉及《陆文学自传》、《新唐书》、《唐国史补》各类陆羽研究论著及有关茶文化与隐逸文化研究。直接相关的资料有七种：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元】辛文房撰，周本淳校正：《唐才子传校正》、《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编：《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类三、中华古籍出版社编辑委员会编：《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子部《续茶经》等。

陆羽研究论著则有七种：陆羽撰《茶经》、川合康山著：《中国的自传文学》、刘学君著：《文人与茶》、蒋寅著：《大历诗人研究》、关剑平《茶与中国文化》、刘昭《中国古代饮茶艺术》、钱时霖〈《陆文学自传》真伪考辨〉。陆羽与茶文化渊源则有贾晋华《皎然年谱》、赞宁《宋高僧传》及许青云《皎然诗式研究》。隐逸文化研究有两种；蒋星煜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李红霞，〈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李红霞，〈论唐代隐逸的特质及其文学表现〉。

## 第二章 《陆文学自传》的自我定位

此章节主要以《陆文学自传》探讨陆羽在《茶经》成立前的形象。自传里的陆羽从小就有非凡的经历，他体验过几个不同的身份。川合三康把陆羽的转变分为四个阶段，即孤儿、小僧、伶党和隐者。而笔者并未完全采纳其观点，主要原因有两者：一、孤儿只出现在生平，只在自传开头提及，占非常小部分；二、记载多把陆羽归纳为文人，所以他进入士人圈子的过程是相当重要的阶段。结合以上，笔者大致上将身份转变分为：僧侣、伶人、士人、隐者，放在第一节论述。第二节的部分则是探讨促成陆羽撰《茶经》的渊源。

### 第一节 陆羽的经历与身份转变

陆羽（733-804 年）是盛唐至中唐时期的文人，其著作有《茶经》三卷，被后人称为茶神。得以考察陆羽生平的除了史料以外，就有其自传。唐诗僧齐己和欧阳修就有为《陆文学自传》证言<sup>2</sup>，齐己在《过陆鸿渐旧居》里就表明《陆文学自传》刻于陆羽旧居井旁。对于此说法争论颇多，本论文故不探讨有关文献作者争议，而以文献内容为探讨对象。

《陆文学自传》叙述陆羽至二十九岁的经历，经过孤儿到士人的阶段后，他自身的蜕变，让他更加清楚自己的定位。据自传记载，陆羽是被佛门积公大师养育的孤儿。幼时，他以孝为由拒绝接受积公要他学佛，出家为僧的命令，转而想要学习孔圣之文。自传里陆羽以儒教的孝反驳积公，带出佛教与儒家观念的冲突，反映佛教陷入被抑制的状态。唐玄宗当时发现佛教的不敬王者论，

---

<sup>2</sup> 钱时霖〈《陆文学自传》真伪考辨〉（《茶叶机械杂志》2000 年第 4 期，页 28）就有表名写此篇章的原因，在 80 年代时就有学者发表质疑《陆文学自传》是否是陆羽本人之作，当时钱时霖发表〈《陆文学自传》真伪考〉论证自传乃陆羽自撰。因真伪考未见否定文章发表，加上学术界对自传的质疑还没有消除，便再撰真伪考辨。文章为了证实自传的可信度，就以齐己和欧阳修的作品证其言。虽然有学者提出自传里所记载的作品让自传的真实性出现漏洞，并不代表自传非陆羽本身所撰。观各种研究陆羽的材料，大都以自传考察陆羽，因此笔者认为自传是较能展示陆羽自我身份的文献。

下诏规定僧侣礼拜君臣父母，因此引起佛教反对的声音。<sup>3</sup>积公认为陆羽不懂佛门道理博大精深，故意以多种苦役折磨陆羽。“扫寺地，洁僧厕，践泥污墙，负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董诰等编，1983：4420）等苦工，都在磨练着陆羽学习孔圣之文的决心。陆羽因没有纸张，他以“竹画牛背”（董诰等编，1983：4420）的方法学习，学习的热诚不为此中断。可见，陆羽对学习的坚毅精神，敢于争取自己想要的，就算积公企图以苦役灭其心志，他仍坚持不懈。

一次陆羽在向学者问字时，获得张衡《南都赋》。由于识字有限，便效仿当时学生念书方式，打开书卷动嘴巴装作朗诵。积公知道后，怕陆羽受外典影响，将他约束在寺中，让他修剪草木，命人看管他。积公本来就反对陆羽学习外典，他知道陆羽学习外典，自然使用更强硬的手法来阻止事件发生。实际上，这种种的阻难只让陆羽心里更加惦记学习。他在干活时因心系学习分心，让看管的人以为偷懒，用鞭子鞭打他。当他感叹岁月过去学习进度缓慢，不禁哀叹时，看管人又以为他生气，抽打他的背部直到刺都断了才停。陆羽这阶段为学习所受的皮肉之苦，让他厌倦苦役生活，决定离开寺庙。

陆羽抛下在寺院的生活，投奔伶党，撰写《谗谈》三篇。伶党指优伶的组织，而“优，戏人也”（任半塘，2006：1021）。陆羽进入戏团，担任伶正表演傀儡戏、假官戏及藏珠等戏。伶正乃正式的伶人、重要脚色或常在戏中担任主脚者。陆羽在戏团担任伶正，定不是一朝一日的事情，应是在进伶党后学习一段时期，才能担此重任。然而，陆羽并未详细叙述过程，只是提及其在伶党略

---

<sup>3</sup> 《大正藏》第五十一册《弘名集·卷五·沙门不敬王者论》（石家庄：河北佛协出版社，2009：4684）内有提及沙门不拜俗的教义。据《中国佛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177），沙门是否拜君王的问题在唐朝前一直持有争议，到了唐朝也不例外。开元二十一年十月，唐玄宗颁下“僧尼拜父母敕”强调僧尼兼拜父母。唐朝当时三教鼎力，儒家认为不拜君父有违纲常，沙门与之相反的概念形成冲突。陆羽在自传与积公的冲突、要求学习儒家典籍实为当时背景的一种反映。

有成就。陆羽有“相如、子云之口吃”（董浩等编，1983：4420），凭他在伶党建立起的地位，得以了解其是位特殊及有才之人。陆羽虽投奔伶党有所成就，可优伶在唐朝地位士大夫眼里，是非常低贱的阶级。如文人曾入优伶之途，他们会觉得那是段奇耻大辱，不堪回首的经历。<sup>4</sup>陆羽却有别于们，将优伶之途列入自传，不以其为辱。这显示陆羽对当时有着愤世嫉俗的情感和反抗时代的精神，他所拥有的内在精神道出其朝隐者发展的开端。

从僧侣身份转至社会下层的伶人，可谓是陆羽人身的转折点。在唐朝天宝年间，他在民间节令庆祝的大规模宴会得到赏识，被复州地方官吏委任为伶正之师。伶正之师是类似导演的工作，要选定剧目、调配脚色，凡是戏里主要脚色，需听从他的指示。<sup>5</sup>“天宝五载秋七月，河南尹李齐物贬竟陵太守”（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1956：6874），李齐物见到陆羽，认为他有才，便亲自教授诗集于他。陆羽被李齐物赏识和指导，使他的身份有了变化，渐跳脱出伶人的身份，让他得以有机会上升到士人阶层。陆羽选择离开寺庙当伶人看似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却让他能够发挥所长一步步得到赏识，从而影响他的身份变化。后来，陆羽到天山门求学时，遇到刚好出守竟陵郡任司马一职的崔国辅。崔国辅是唐代著名诗人，因受王鉷事件牵连被贬竟陵。陆羽和崔国辅郊游三年，崔国辅还将李愷送的白驴、乌犍牛各一头，黄门侍郎给的文槐书函赠予他。崔国辅把这三样最珍惜的物品相赠，皆因它们适合野人乘坐和收藏。陆羽的身份届时已变成士人，他与崔国辅郊游表示他已进入士人的圈子里。郊游期间，崔国辅发现陆羽犹如野人，野人喻指隐士或身无官职者。崔国辅认为三样珍惜之物

<sup>4</sup>任半塘《唐戏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021）下就有提论及士大夫眼中优伶的地位，他们处于下且贱的一个阶级。一般文人会觉得自身曾误入优伶之途是一种屈辱，陆羽不抗拒其有过的身份在自传中展示，显示出其特殊的性格。

<sup>5</sup>任半塘《唐戏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021）有详细叙述伶党各成员的要职，《陆文学自传》作为主要例子。

与陆羽的性情相衬，故相送之。陆羽的隐者性情从伶人到士大夫逐渐被放大，同时表示陆羽对自己的身份定位越来越清楚。

总的来说，《陆文学自传》较为注重陆羽的人生阶段，他撰《茶经》前所经历的几种身份转变，让他逐渐清楚自我的定位。自传所展露出的不同阶段突显陆羽本身的价值，除了《茶经》，其定位最能看出陆羽原始的形象。因此，历史长河中，陆羽的身份不应只局限于茶神，他还是位文人、隐者。

## 第二节 陆羽与茶文化渊源

继陆羽在自传经历不同阶段与身份，生活环境及所接触的人物就成为联系他和茶文化的焦点。唐代茶文化以僧侣道士和文人为主，而陆羽曾经生活在寺庙，加上至德时曾到吴兴结交诗僧皎然，僧侣的身份和结交文人这两点促成他得以完成著作《茶经》。<sup>6</sup>

任新来<佛、道、儒三教对唐代茶文化发展的影响>提出禅宗的兴盛，禅宗重视坐禅修行而茶有提神的功效，两个元素的结合促成寺院茶文化盛行。《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封演撰、赵贞信校注，2005：51），僧侣会喝茶主要是因为茶有提神的作用。僧侣做禅喝茶的事迹同样也收录《封氏闻见记》：“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sup>7</sup>”封演撰、赵贞信校注，2005：51），泰山灵岩寺降魔师参禅的事迹提供禅茶发展的机会，让寺院茶文化变成风俗。“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sup>6</sup>以上陆羽因寺院生活经历和结交皎然的观点的启发来自刘学君《文人与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55）陆羽作《茶经》的两个原因，寺院茶文化与宫廷茶文化。宫廷茶文化相较于结交皎然，笔者认为皎然在影响陆羽及著作《茶经》上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sup>7</sup>杨君<佛教与中国茶文化>（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 年 10 月第 28 卷第 5 期，页 20）指出最早的饮茶参禅记载在《封闻氏闻见录》。

（陆羽著，2009：7），长时间坐禅的人会消耗体力与精神，以此他们需要一些可以提神养德的饮品让他们专心一致排除杂念。

卢仝《走笔谢梦孟谏议寄新茶》可谓是茶诗的标志，每当论及《茶经》必也会提及这诗中的典故。诗中也有论及茶的功效“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1999：4392），茶能让人大脑清醒起到清思的作用。皎然也有类似的诗歌名“三饮”诗<sup>8</sup>，只是影响不远。陆羽曾在寺庙做苦役的经历让他接触到茶文化，为日后著《茶经》埋下伏笔。刘学君《文人与茶》认为，陆羽对茶的嗜好是在寺院生活时养成，另外他还习得一些茶艺。

至德初为避开安史之乱，陆羽随着人群离开竟陵转徙南方，作了《四悲诗》。他继而在吴兴居住，“与吴兴释皎然为缙素忘年之交”（董诰编，1983：4420）。表述两人关系甚密的不止陆羽自传，《宋高僧传》卷二十九〈唐湖州杼山皎然传〉亦有类似的说法，“昼以陆鸿渐为莫逆之交”（赞宁撰，1987：729）。皎然年谱记载，皎然在天宝十五载就已返居湖州，更加确切两人定交的事实。皎然与颜真卿“时相以诗倡合”（许清云著，1988：2），陆羽结交皎然让他有机会接触文人颜真卿。陆羽在大历八年参与颜真卿编纂韵海镜源的工作，并为颜真卿在妙喜寺东南立的亭命名“三癸亭”。<sup>9</sup>

陆羽与诗僧皎然的感情深厚，少林木子在《悠香古韵茶典故》载有《全唐诗》收录皎然有关陆羽的诗作有二十首。两人的交往可从诗中窥探，如《九日与陆处士人饮茶》、《寻陆鸿渐不遇》、《访陆处士羽》等都展示出两人关系

---

<sup>8</sup> 刘学君《文人与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59）在论著茶诗提到皎然有类似七碗茶的诗歌，内容是关于禅家悟佛道。

<sup>9</sup> 许清运《皎然诗式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2）第一节皎然生平有略提皎然、颜真卿和陆羽等有参与编修韵海镜源的皆成为好友。

不浅。然则，皎然在陆羽的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皎然擅长茶艺，他的茶诗在《全唐诗》中共二十六首<sup>10</sup>。此外，刘学君《文人与茶》还提出“茶道”一词最早是由皎然提出，陆羽与通茶事的皎然频密交往让陆羽对茶道艺术有更深入的了解。就连陆羽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也是与“名僧高士，谈燕永日”（董诰等编，1983：4420），不排除陆羽是与皎然等人吟诗饮酒，所以陆羽隐逸生活里皎然占有重要的位子。文中作者列明此传是在上元二年撰写的，上元初隐居苕溪的记录基本上是描写陆羽写传时的生活状态。陆羽撰成《茶经》后，皎然也撰有《茶诀》<sup>11</sup>一篇。皎然撰《茶诀》一事时间不详，皎然年谱在论及此事时，认为《茶诀》很可能接近《茶经》撰写的时间。

陆羽能作《茶经》主要是有寺院文化的熏陶和精通茶道的友人，才能促成他有所成就。两者看似影响不大，但是没有在寺院生活陆羽就不会接触到茶，不会懂得茶艺；没有皎然这个挚友互相切磋，完整的茶文化研究体系就不会由陆羽所撰。陆羽的成功使得茶文化步向成熟的脉络，亦让陆羽闻名。

---

<sup>10</sup> 萧丽华在<唐代僧人饮茶诗研究>（台大文史哲学报 2009 年 11 月第 71 期，页 211）共列出三十位唐代诗僧在全唐诗的茶诗。

<sup>11</sup> 《吴兴志》记载皎然撰《茶诀》一事。

### 第三章 《新唐书》的立传与评传

据《二十四史人名索引》，陆羽在《新唐书》出现的次数共有五次，完整收录陆羽资料的则有一篇传记收录在《隐逸传》卷一九六。陆羽在自传隐者的身份使他被纳入《隐逸传》中，其隐逸性质有迹可循。《陆文学自传》和《新唐书·隐逸传》皆载有陆羽的经历，对比两者文献得以了解《新唐书》有关陆羽资料基本上都从自传里收录。其它的如籍贯、姓名等则是参考不同的史料如《唐国史补》、《因话录》及《封氏闻见记》。陆羽被列入隐逸传并非形象里显现隐者特质，而是《茶经》的成就所致。本文第一节将探讨《新唐书·隐逸传·陆羽》的史料取材，第二节则探究《新唐书》列陆羽进《隐逸传》之缘由。

#### 第一节 《新唐书·陆羽传》的史料取材

前文及到陆羽自传有齐己诗歌《过陆鸿渐旧居》和欧阳修证名真实性。《新唐书》作者欧阳修亦在《隐逸传》中为陆羽立传，为其自传写跋尾收入《集古录》。两位古人的推崇让自传可信度大大提升，凡后世研究陆羽者必考察其自传。《新唐书·陆羽传》内容集结不同资料作出整理、删减后成立，大部分内容摘自《陆文学自传》，两者内容对比会作为图表放在附录。

在出身的部分，《新唐书》首先将姓、籍贯详细交代：

“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人也”（欧阳修、宋祁撰，1974：5611）

《陆文学自传》则载：

“或云字羽名鸿渐，未知孰是”（董浩等编，1983：4420）

自传的不同是在叙述加了“或”来表示其名不确定性，以“未知孰是”（董诰等编，1983：4420）来增加身份的疑云。与《新唐书》相似的籍贯说明有《唐国史补》曰：

“羽于江湖称竟陵子，于南越称桑苎翁”（李肇撰，1979：34）

陆羽名字的由来较为特殊，李肇《唐国史补》载：

“稍长，自筮，得蹇之渐，由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sup>12</sup>（李肇撰，1979：34）

《新唐书》采纳此说法将之列入陆羽传中。据文献叙述陆羽长大才自筮出自己的名，就是说他在没有名字的情况下长大，不过此说法并不合理。纵使陆羽天资聪颖，他也不可能在小时就精通《周易》帮自己取名，因此，陆羽自筮这一说法并不能够成立。

至于陆羽出生时的记载，唐代以来就有各种陆羽被遗弃的说法。李肇《唐国史补》曰：

“竟陵僧有于水滨得婴儿者，育为弟子”（李肇撰，1979：34）

《因话录》又称：

“竟陵龙盖寺僧，姓陆，于堤上得一出生儿，收育之，遂以陆为氏”<sup>13</sup>  
（赵璘，1979：86）

<sup>12</sup>相同文献亦现于《太平广记》八三引、《太平御览》八六七引作《唐史》、《桂苑丛谈·史遗》和《唐谱林》四，详见于《唐人轶事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837-838）。

<sup>13</sup>以上相关的资料也出现在《太平广记》二零一引作《转载》及《唐诗纪事》，详见于《唐人轶事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838）。

《唐才子传》曰：

“羽，字鸿渐，不知所生”（辛文房撰，周本淳校正，1987：87）

自传里，陆羽自小丧亲被佛门积公大师收养。比较之下，《新唐书·隐逸传》是采纳陆羽被遗弃的说法，并以“或言”（欧阳修、宋祁撰，1974：5611）一词将其它资料兼并起来，不偏于一方使资料更加丰富。经过资料对校，可见《新唐书》的编修方法是依据前人记载选取若干事迹，加以文字整理所删定成。前人记载是否属实并未考证，故内容才会出现漏洞。

经历方面，《新唐书》与自传里基本相似，其中结庐苕溪的隐逸经历是陆羽被列入《新唐书·隐逸传》的主要原因。《新唐书》与自传的陆羽有别，简练地叙述。因为他们认为陆羽人生经历无足轻重，《茶经》才是陆羽的成就代表。除了陆羽姓名、出身、籍贯、形象、孤儿至士人经历与表现，陆羽身份在转换成隐者的阶段在文中被删减未仔细详明，像结交皎然诗僧的事迹也没有收录进去相反的，笔者认为陆羽的人生经历能让读者更加全面了解陆羽。

《陆文学自传》曰：

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滨，闭关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燕永日。常扁舟往来山寺，随身惟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故楚人相谓：“陆羽盖今之接与也！”（董诰等编，1983：4420）

《新唐书》则载：

上元初，更隐苕溪，自称桑苎翁，阖门著书。或独行野中，诵诗击木，裴回不得意；或恸哭而归，故时谓今接与也。（欧阳修、宋祁撰，1974：5611）

《新唐书》在陆羽隐居苕溪后的经历被以简略的方式说明。陆羽的隐逸经历的部分，缺少描述隐逸生活、穿着和其它细节。在苕溪结草庐；闭门读书，不与不同道者相处；邀请名僧高士品茗吟诗；乘扁舟来回山寺之间，随身系棉麻制成的纱巾，穿藤鞋、贫苦人穿的粗布衣服、短裤；一个人从早到晚徘徊在山野，诵佛经、吟咏古诗、敲打树木、用手拨弄流水，直到兴尽了便号泣归去。《新唐书》将不可或缺的特质删除且简略，设《茶经》段落，没有将能体现其隐逸思想的作品《六羡歌》注入文中。

《新唐书》则特设一段落论述《茶经》三卷出世的事迹，有意推广《茶经》一书和陆羽茶神的形象。《茶经》一段落内容分别摘自两个文献，赵璘《因话录》及封演《封氏闻见记》的记载。

《因话录》载：

“陆羽性嗜茶，始创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其像，置於炆器之间，云宜茶足利”<sup>14</sup>（赵璘，1979：86）

《新唐书》曰：

“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炆突间”（欧阳修、宋祁撰，1974：5611）

《因话录》记载陆羽喜欢喝茶到被世人做成像祭祀，《新唐书》则选用陆羽像的记载，笔者猜测陆羽像的文化至宋朝时依旧盛行。毁茶论的部分则有《封氏闻见记》：

---

<sup>14</sup>相关的资料也有《太平广记》二零一引作《传载》及《唐诗纪事》，详见《唐人轶事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838）。

“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sup>15</sup>（封演撰，赵贞信校注，2005，51）

《新唐书·陆羽传》载：

“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欧阳修、宋祁撰，1974：5611）

常伯熊以《茶经》为基本加以扩充内容，透露出宋人在着手研究茶文化是以陆羽著作作为基础。

总结来说，“然欧、宋之作新书，欧主褒贬，宋主文章，而于故事考证颇疏”（中华古籍出版社编辑委员会编，2009：36），《新唐书》因在收集资料中疏忽，导致部分资料大大减少了真实性。重点如陆羽隐逸性质，无故被删减压缩，不能很好地突显陆羽列入隐逸传的价值。

## 第二节 《新唐书·陆羽传》的褒贬讨论

陆羽自传中隐者身份在《新唐书》里并没有删除，反而宋学者继承其记述将他纳入《隐逸传》。《新唐书·隐逸传》序的标准就成为衡量陆羽的准则，同时代表宋人对陆羽的观点。作者欧阳修对陆羽颇为推崇，其为陆羽撰写的《唐陆文学传》收录在《集古录》里。

《新唐书》把隐者大抵分为三种，上、次、末等。上等隐士“身藏而德不晦”（欧阳修、宋祁撰，1974：5593），虽自我放逐草野但名声显赫，甚至连统治者也因其才德而诏用他。次等隐者特征则是“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欧阳修、宋祁撰，1974：5593），此类型隐士在得到委任后却又对仕

<sup>15</sup> 《封氏闻见记》与《新唐书》毁差茶论记载在三个部分有出入。不仅省略掉常伯熊的穿着，没有细述李季卿对陆羽的无礼，还把复著《毁茶论》一词改为更著《毁茶论》。并且，两者茶普及的时间也有差异。《封氏闻见记》提出茶普及是在陆羽《茶经》出示后，未见李季卿之时；《新唐书》则将茶成风放在著《毁茶论》之后。以上的观点见于朱华<陆羽《毁茶论》事实考辨>（农业考古 2015 年第 5 期，179）。

途漫不经心，其后悠然地辞官离去。统治者因得不到即仰慕又期盼，这种隐士是难能可贵的。末等隐士“资槁薄，乐山林”（欧阳修、宋祁撰，1974：5593），他的才能不能为世所用，所以选择归隐。世人对这类隐士有崇敬之心，不敢妄自议论。根据《新唐书·隐逸传》记载，唐代隐者“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论”（欧阳修、宋祁撰，1974：5593）。他们虽然并非那些徘徊于山林，心在朝野之人，“然皆下概者也”（欧阳修、宋祁撰，1974：5594）。《新唐书》把唐代隐士列入下等，还抨击那些以假隐为名，实为得到官名利禄的人，没有隐逸高尚节操。唐人由隐入仕的手段在宋人眼里是假隐士所为，因此不被推崇。

陆羽因符合《新唐书》唐隐者的标准“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论”（欧阳修、宋祁撰，1974：5593），被收入在《隐逸传》内。有关出仕一事，《新唐书》记载陆羽诏拜太子文学，迁任太常寺太祝一职。经考察发现，太子文学属正六品，太祝正九品上<sup>16</sup>。按《新唐书》记述顺序，是先诏拜六品官位才任正九品太祝，这点并不合乎逻辑。陆羽如果拒绝太子文学六品官职，朝廷岂可能再以更低的官位让他任命，此非求贤的做法。<sup>17</sup>所以，陆羽很大可能是先接到任太常寺太祝，但没有响应朝廷的征召。权德舆的《萧侍御喜陆太祝自信州移居洪州玉芝观诗序》就有称陆羽为陆太祝，证明了陆羽曾被任太祝。周愿《牧守竟陵因游塔著三感说》也可以考证诏拜太子文学事宜是遇见故人李齐物之子李复时所发生的。“愿频岁与太子文学陆羽同佐公之幕”（李昉等编，1966：1898），周愿是陆羽在湖州诗会的故交，他先陆羽在李复幕中从事，后来陆羽亦入其幕中。文中周愿以太子文学的头衔用于陆羽，大概可知道太子文学是在陆羽帮李

---

<sup>16</sup> 官位品级详见《旧唐书·职官志》卷44（北京：中华书局，1983：1908、1873）

<sup>17</sup> 关剑平<陆羽的身份认同-隐逸>在出仕问题与陆羽身份认同就有质疑《新唐书》陆羽诏拜太子文学一事在叙述的顺序上有错误。

复幕中从事时候，官衔才从太祝迁太子文学，是否有诏拜太子文学则不得而知。如此细细推论，就知道陆羽是否曾出仕并不像《新唐书》所记述。《新唐书》在处理资料方面没有仔细考察导致遗漏陆羽曾入李复幕中从事一事。

笔者推测《新唐书》有意忽略陆羽的出仕过程，作者把陆羽列入隐逸传的主要原因并非其隐逸性质，而是作者看重其著作《茶经》的社会作用<sup>18</sup>。至于为何不把他列入《列传·文艺》中或许是因为作者并不认同其文学上的造诣，所以只能依据自传里的形象编入《隐逸传》。笔者如此推测的依据在于其传记中论述其隐逸事迹的篇幅是相对少的。《隐逸传》里共记载二十五位隐者<sup>19</sup>，除却史德义，论述隐逸事迹最少的则是陆羽。此外，若作者看重其隐逸事迹就不会删减陆羽自传中的隐居的内容。陆羽传记中论述《茶经》的部分大于其隐逸事迹。可见对于作者而言，较能代表陆羽为其著作《茶经》，其隐逸经历并未使作者看重。

另外有关《新唐书》提及的官位问题，赖瑞和学者对此抱有质疑。笔者认为赖瑞和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新唐书》有关陆羽官职的顺序是不对的。太子文学属正六品、太祝正九品上，《新唐书》先列职位较高的太子文学就透露出其对官位的混淆。相似的事件也发生在《王琚传》，作者因不了解内供奉的含义和使用范围犯了标点的失误<sup>20</sup>。也就是说，作者亦可能引文不清楚两个官职的品级导致记载上的错误。

---

<sup>18</sup> 《旧唐书》以《北山移文》作为标准批判那些退时无避世隐居的贞洁，进时又无具备济世能力的人。因此笔者猜测《旧唐书》未把陆羽列入《隐逸传》的原因在于对其济世能力有所质疑。若是陆羽真具备济世能力，世人就不会对这点毫无记载。

<sup>19</sup> 《新唐书》二十五位隐者中，载录标明的有二十人、附传的有五人。详见（吉隆坡：文博社出版，2010：74）

<sup>20</sup> 《新唐书》的失误详见于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11：96）。

整体而言，《新唐书》把陆羽列入《隐逸传》主要原因是其《茶经》的成就，并非是陆羽本身的隐逸性质符合《新唐书》的标准。加上《新唐书》曾有疏漏，不排除《新唐书》在陆羽传会有重犯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新唐书》有仔细考察陆羽的资料以及没有《茶经》的出现，陆羽将不会被列入《隐逸传》里。

## 第四章 陆羽与唐宋隐逸文化

唐人陆羽的形象自自传开始到了《新唐书》，就已经固定在茶神的范围里。在陆羽形象转变过程中，《新唐书》保留了陆羽楚人接与和茶神的形象。陆羽接与的形象是自传里陆羽自我形象的确立；茶神的形象则是《茶经》问世后，因为后人的需要将陆羽神化。宋代学者对陆羽文化上的强调，使其茶神形象一直传到后世，因此每当后人言及饮茶风俗时必言陆羽。此章节主要探讨陆羽自我形象的确立与影响及唐宋人对其改革与接受。

### 第一节 陆羽自我形象的确立与影响

陆羽形象的建立主要以《陆文学自传》以及《新唐书·隐逸传·陆羽》为基本研究材料。《陆文学自传》可谓研究陆羽形象原型的基本材料，连《新唐书》的内容多数继承自传。自传的陆羽是在《茶经》未问世前的形象，他从僧侣、伶人到隐者的经过都有详细的记载。到了《新唐书》，陆羽的经历成为辅助，《茶经》的出现成为重要阶段。

根据《陆文学自传》和《新唐书·隐逸传·陆羽》中对陆羽的形象记载如下：

“有仲宣、孟阳之貌陋，相如、子云之口吃，而为人才辩，笃信褊躁，多自用意，朋友规谏，豁然不惑。凡与人宴处，意有所适，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谓生多瞋。及与人为信，虽冰雪千里，虎狼当道，而不讐也。少好属文，多所讽谕，见人为善，若己有之；见人不善，若己羞之。苦言逆耳，无所回避，由是俗人多忌之。”（董浩等编，1983：4420）

“貌悦陋，口吃而辩。闻人善，若在己，见有过者，规切至忤人。朋友燕处，意有所行辄去，人疑其多嗔。与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欧阳修、宋祁撰，1974：5611）

自传和传记分别采用了陆羽的生理缺陷和做人处事的部分。陆羽虽然样貌丑陋但口吃善辩，使他本身就异于常人。待人处世方面，他见人有过就以直谏的方式以至于得罪人，代表陆羽本身是说话非常直接的人。出席朋友宴会因“意有所行辄去”（欧阳修、宋祁撰，1974：5611），他不屈于世俗的约束，随心所欲的性格，让人误会他生气。如若与人有约，无论雨雪和虎狼阻挡都会遵守约定，是位信守承诺之人。结合以上论述，陆羽忠于自己、不随波逐流迎合世俗、坚持己见。尊守承诺也代表陆羽信守自己的人生理想、坚持主张一样，这种性格的书写已告诉我们陆羽具备隐者性质。

而有关隐者的形象，《陆文学自传》和《新唐书·隐逸传·陆羽》记载道：

“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滨，闭关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 永日。常扁舟往来山寺，随身惟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故楚人相谓：“陆羽盖今之接与也！”（董诰等编，1983：4420）

“上元初，更隐苕溪，自称桑苎翁，阖门著书。或独行野中，诵诗击木，裴回不得意；或恸哭而归，故时谓今接与也。”（欧阳修、宋祁撰，1974：5611）

上元元年，陆羽自称桑苎翁隐居苕溪，闭门读书，开始其隐者生活。他的行为因为与楚人接与相似，被今人称他为唐代接与。隐逸的部分，《新唐书》

删减了自传内部分能突显陆羽隐者的内容，虽然如此却保留他接与的形象。

“陆通字接与，楚昭王政乱佯狂不仕故曰狂接与也”（永瑢，纪昀等编纂，2003：634），陆通与孔子同时代，当时礼崩乐坏政令无常，贤人都避之不出。据《论语·微子》篇，接与曾路过孔子车时讽刺他不能在“无道时隐”（朱熹，2012：185），孔子本想上前辩论他却已然离开了。自此以后，楚狂就有佯狂者的含义。接与和陆羽两人的共同点是处于政治黑暗时期，选择避而不仕。楚狂行为犹如陆羽在自传里记述为伶人的经历，两人都具抗世俗色彩。而人们看到陆羽在山林时异于常人的行为，又是敲击山林、又是嚎啕大哭，就认为他是唐楚狂人。陆羽徘徊其中很可能在苦苦寻求某些东西，日本学者川合三康认为陆羽是对现实生活方式不满，才会有此举。陆羽接与的形象从唐传承到宋，只是《新唐书》特设茶文化兴盛标志掩盖其隐者光芒。

陆羽的形象确立基本上都源自于《陆文学自传》，《茶经》还未出世前陆羽的形象都一直停留在隐者上。直到《茶经》的出现使陆羽本身形象受到影响，被后人神化称为茶神。而《茶经》的著作被世人接受，以至于宋人在言及茶文化时必谈陆羽。

## 第二节 唐宋世人的改革与接受

《茶经》打开了茶文化新的面貌，让后人对茶文化有更深一层的了解。《茶经》成了茶文化不可或缺的典籍，陆羽则成为湖州茶文化的重点人物。据《钦定四库全书·子部·续茶经》的记载，“《茶经》所载皆初唐以前之书”（永瑢、纪昀等编纂，2003：662）。《茶经》的问世可说是茶文化的成熟阶段，它有系统地将茶的源流、品种、器具、烹饮方法等详细记录在书中。唐人皮日休对

《茶经》评曰：“自周以降及与国朝茶事，竟陵子陆季疵言之详矣”（永瑢、纪昀等编纂，2003：664）。

《茶经》问世让陆羽形象受影响，《新唐书》时期陆羽就已被称为茶神，然而陆羽形象并非到宋朝才有所变化。学者关剑平指出，陆羽早在唐代被神化，此现象出现在《唐国史补》：

又一室，署云茶库，诸茗毕贮，复有一神。问曰何？曰：“陆鸿渐也。”……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茶不利，辄灌注之。（李肇，1979：65）

以上神化的现象维持到宋代依然持续着，欧阳修《唐陆文学传》载：

至今俚俗卖茶肆中，尝置一瓷偶人于灶侧，云此号陆渐鸿。（欧阳修撰、李之亮笺注，：2007：515-516）

《新唐书·隐逸传》也记载相关内容，“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场突间，祀为茶神”。<sup>21</sup>陆羽因推广茶文化使之闻名，被百姓用陶制成其模样，摆放在灶突之间当作茶神祭祀。陆羽《茶经》的成就使他闻名于世，被后人以茶神的方式纪念他的贡献。通过以上记载与论述，陆羽在著作出现后就与之前有很大的出入。从文人、隐者变成放在民间祭拜的神，陆羽的形象蜕变已经不是唐朝的需要，而是后人的需要。

而《茶经》的出世成立了一个成熟的研究体系，总结了中唐以前的茶史：

---

<sup>21</sup> 刘昭瑞《中国古代饮茶艺术》（西安：陕西出版社，2002：196-197）载有陆羽神化的资料，陆羽神化的记录可详见于《唐国史补》、《因话录》。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杨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途，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陆羽等著，宋一明译注，2009：38）

陆羽认为饮茶的风俗早在西周初已经闻名，后来从春秋传到唐代，才成为家家户户的生活习惯。到了宋代，张昞在《云谷杂记》载：

欧阳公《集古录跋》云：“茶之见前史，盖自魏晋以来有之”……又汉王褒《童约》有“武阳买茶”之语，则魏晋之前已有之矣……至唐陆羽著《茶经》三篇，言茶者甚备，天下亦知饮茶。其后茶尚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严一萍选编：1965-1970：19-20）

张昞在处理资料上显得较为保守，他多采纳陆羽的看法，只是将饮茶的开始定在春秋时期。<sup>22</sup>综合以上两个论述，唐代在论及饮茶风俗都会认为自始魏晋南北朝。转至宋代因为《茶经》的影响，宋人会更强调陆羽在茶文化上的地位，以展现陆羽在茶的发展中做出伟大的贡献。

宋陈师道则为《茶经》作序里曾提及《茶经》对宋代的影响：

夫茶之著书自陆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上至宫省，下逮邑里，外及异域遐，宾祀燕飧，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又有功于人者也，可谓智矣。（永瑢、纪昀等编纂，2003：668）

陈师道认为陆羽《茶经》对实为茶文化发展的功臣。《茶经》的流传让上至皇宫下至平民百姓、外邦、祭祀、欢宴等都必须有茶。不仅如此，茶叶的贩卖亦

---

<sup>22</sup> 关剑平《茶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5）序言论及魏晋南北朝初唐时代饮茶状况的评价。陆羽《茶经》问世总结中唐以前茶史的发展，但是大多都不同意其观点。到宋代张昞时，他并未完全依据而是采纳陆羽部分的观点，以此发现宋代在饮茶风俗发展上会以特别强调唐代或是陆羽的重要性。

促成宋朝经济的发展，商贾因卖茶叶得以有收入养家。陈师道给予陆羽极高的赞赏，认为其著《茶经》是大智慧。

欧阳修评价陆羽时都把重心放在陆羽《茶经》上，“渐鸿以茶自名于世久矣，考其传，著书颇多……”（欧阳修撰、李之亮笺注，2007：515）。由于茶文化在宋朝兴盛，欧阳修更加认定后人谈及茶文化及茶经必要论及陆羽。欧阳修此番评价，对奠定陆羽在茶文化及后世的形象有深刻的影响。宋人对陆羽著作的推崇表示对其茶文化理论体系的接受，他们的接纳巩固了其与茶文化的联系与陆羽茶神的地位。

## 结语

《茶经》的问世将陆羽的形象限制在茶文化里，多数学者在研究陆羽大部分研究中心是在其著作上，鲜少想要从资料中找寻陆羽茶神以外的形象。《陆文学自传》可说是最能呈现陆羽原始面貌的资料。此外《新唐书·隐逸传·陆羽》的内容多数也摘自其自传。自传记载了陆羽的四个身份转变和自我定位，笔者从中发现陆羽僧侣和隐者的阶段便是形成陆羽与茶文化渊源的主要原因，这两个阶段便是促成《茶经》成立的元素。

《茶经》提高了陆羽的历史地位，《新唐书》也因为陆羽《茶经》的成就将其列入《隐逸传》里。由于《新唐书》中对陆羽的隐逸事迹的删剪和出仕过程的疏漏让笔者发现其不符合《隐逸传》标准，因此推测《新唐书》作者如无出现疏漏，陆羽将不被列入《隐逸传》内。虽然《新唐书》内容多取自《陆文学自传》，此书添加了《茶经》对此后茶文化的影响及陆羽茶神的形象。后人在谈及茶文化时必定会提及陆羽，原因为《茶经》为茶文化成立了完整的体系。自传将陆羽的身份定位为隐者，《茶经》问世后陆羽被世人神化成茶神。可见，陆羽形象在此后受到改革，其以茶神的身份一直流传至今。最后，本文的探讨能够看出陆羽由唐至宋的形象转变。

此外也希望借本论文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此后的陆羽研究能以与此不同的角度来讨论陆羽。例如以陆羽友人诗词中对陆羽形象的描写来与新唐书中的形象进行对比和更深入的研究。

## 参考书目

### 一、古人典籍

1. 【清】董诰等编（1983），《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
2. 【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2005），《封氏见闻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3. 【唐】李肇撰（1979），《唐国史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4. 【后晋】刘昫等撰（1983），《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
5. 【唐】陆羽等著、宋一明译注（2009），《茶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6. 【宋】欧阳修、宋祁撰（1974），《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
7. 【宋】欧阳修撰、李之亮笺注（2007），《欧阳修编年笺注》，四川：巴蜀出版社。
8. 【宋】宋敏求编（2008），《唐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
9. 【梁】僧祐（2009），《大正藏》，石家庄：河北佛学出版社。
10.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1956），《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
11. 【元】辛文房撰，周本淳校正（1987），《唐才子传校正》，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2. 【清】永瑢，纪昀等编纂（2003），《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八四四册《续茶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3. 【清】永瑢，纪昀等编纂（2003），《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八九七册《太平御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4.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1987），《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

15. 【唐】赵璘（1979），《因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6. 中华古籍出版社编辑委员会编：《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香港：中华古籍出版社，2009。
17. 【宋】朱熹（2012），《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 二、今人论著

1. 方立天主编（2001），《中国佛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 关剑平（2001），《茶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
3. 贾晋华（1992），《皎洁年谱》，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
4. 蒋星煜（2009），《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5. 蒋寅（1995），《大历诗人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6. 赖瑞和（2011），《唐代中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
7. 李昉等编（1966），《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
8. 刘学君（1997），《文人与茶》，北京：东方出版社。
9. 刘昭（2002），《中国古代饮茶艺术》，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0. 任半塘（2006），《任半塘文集：唐戏弄》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1. 少林木子（2010），《悠香古韵茶典故》，海拉尔河东：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2. 许清云（1988），《皎然诗式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3. 严一萍辑（1965-1970 版），《百部丛书集成》，台北：艺文印书馆。
14. 余曆雄（2010），《唐宋文史论集》，吉隆坡：文博社。
15. 余悦（2002），《中国茶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6. 《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编（2000），《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分典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7.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1998），《二十四史人名索引》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18.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1999），《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
19. 周勋初主编（1995），《唐人轶事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三、期刊论文

1. 关剑平（2014），〈陆羽的身份认同-隐逸〉，《中国农史》，2014年第3期，页139-140。
2. 李红霞（2004），〈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5月第3期，页114-115。
3. 钱时霖（2000），〈《陆文学自传》真伪考辨〉，《茶叶机械杂志》，2000年第4期，页28-29。
4. 任新来（2009），〈佛、道、儒三教对唐代茶文化发展的影响〉，《史记考述》，2009年第2期，页46。
5. 王国胜（2006），〈隐士和隐逸文化初探〉，《晋阳学刊》，2006年第3期，页67。
6. 萧丽华（2009），〈唐代僧人饮茶诗研究〉，《台大文史哲学报》，2009年11月第71期，页211。
7. 杨君（2015），〈佛教与中国文化〉，《佛教与中国茶文化》，2015年10月第28卷第5期，页19-21。

8. 尤聪（2013），〈漫谈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文化传播与教育》，2013年第1期，页129。
9. 朱华（2015），〈陆羽《毁茶论》事实考辨〉，《农业考古》，2015年第5期，页178-179。

#### 四、学位论文

1. 李红霞（2002），〈唐代隐逸风尚与诗歌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第2期，页44-51。
2. 冯倩（2012），〈唐玄宗与佛道教〉，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第1期，页16。

## 附录

### 一、《陆文学自传》与《新唐书》内容比较

《陆文学自传》	《新唐书·隐逸传·陆羽》
陆子名羽，字鸿渐，不知何许人也。	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人。
或云字羽名鸿渐，未知孰是。	既长，以《易》自筮，得《蹇》之《渐》，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以陆为氏，名而字之。
有仲宣、孟阳之貌陋，相如、子云之口吃，而为人才辩，笃信褊躁，多自用意，朋友规谏，豁然不惑。凡与人宴处，意有所适，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谓生多瞋。及与人为信，虽冰雪千里，虎狼当道，而不讐也。 少好属文，多所讽谕，见人为善，若己有之；见人不善，若己羞之。苦言逆耳，无所回避，由是俗人多忌之。	貌佻陋，口吃而辩。闻人善，若在自己，见有过者，规切至忤人。朋友燕处，意有所行辄去，人疑其多嗔。与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
始三岁，惛露育乎竟陵大师积公之禅院。	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诸水滨，畜之。
自幼学属文，积公示以佛书出世之业。子答曰：“终鲜兄弟，无复后嗣，染衣削发，号为释氏，使儒者闻之，得称为孝乎？羽将授孔圣之文，	幼时，其师教以旁行书，答曰：“终鲜兄弟，而绝后嗣，得为孝乎？”师怒，使执粪除圻堦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潜以竹画牛背为字。

<p>可乎？”公曰：“善哉！子为孝，殊不知西方染削之道，其名大矣。”公执释典不屈，子执儒典不屈，公因矫怜抚爱，历试贱务，扫寺地，洁僧厕，践泥污墙，负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无纸学书，以竹画牛背为字。</p>	
<p>他日，问字于学者，得张衡《南都赋》，不识其字，但于牧所仿青衿小儿危坐展卷口动而已。公知之，恐渐渍外典，去道日旷，又束于寺中，令其翦榛莽，以门人之伯主焉。或时心记文字，懵然若有所遗，灰心木立，过日不作。主者以为慵惰，鞭之。因叹岁月往矣，恐不知其书，呜咽不自胜。主者以为蓄怒，又鞭其背，折其楚乃释。因倦所役，舍主者而去。卷衣诣伶党，著《谑谈》三篇。以身为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戏。公追之曰：“念尔道丧，惜哉。吾本师有言：‘我弟子十二时中许一时外学，令降伏外道也。’以我门人众多，今从尔所欲，可缉乐工书。”</p>	<p>得张衡《南都赋》，不能读，危坐效群儿啜嚅若成诵状，师拘之，令薙草莽。当其记文字，懵懵若有遗，过日不作，主者鞭苦，因叹曰：“岁月往矣，奈何不知书！”呜咽不自胜，因亡去，匿为优人，作诙谐数千言。</p>
<p>天宝中，郢人酺于沧浪道，邑吏召子为伶正之师。时河南尹李公齐物出守，见异，捉手拊背，亲授诗集。于</p>	<p>天宝中，州人酺，吏署羽伶师，太守李齐物见，异之，授以书，遂庐火门山。</p>

<p>是汉沔之俗亦异焉。后负书于火门山邹夫子别墅，属礼部郎中崔公国辅出守竟陵郡，与之游处，凡三年。赠白驴、乌犂牛一头，文槐书函一枚。白驴、犂牛，襄阳太守李愷见遗；文槐函，故卢黄门侍郎所与，此物皆己之所惜也，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赠。</p>	
<p>洎至德初秦人过江，子亦过江，与吴兴释皎然为缁素忘年之交。</p>	
<p>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滨，闭关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讌永日。常扁舟往来山寺，随身惟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故楚人相谓：“陆羽盖今之接与也！”</p>	<p>上元初，更隐苕溪，自称桑苎翁，阖门著书。或独行野中，诵诗击木，裴回不得意；或恸哭而归，故时谓今接与也。</p>
<p>自禄山乱中原，为《四悲诗》；刘展窥江淮，作《天之未明赋》，皆见感激当时、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湖州刺史记》一卷、《茶经》三卷、《占梦》上、中、下三卷，并贮于褐布囊。上元辛丑岁，子阳秋二十有九。</p>	

	<p>久之，诏拜羽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职。贞元末，卒。</p>
	<p>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炆突间，祀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临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执器前，季卿为再举杯。至江南，又有荐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更著《毁茶论》。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p>